

# 翻译重写的显著性与影响力再审视

## ——基于勒菲弗尔理论的批判性分析

陈映昕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

DOI:10.12238/jief.v7i6.15000

**[摘要]** 在“文化转向”背景下,勒菲弗尔(Lefevere)提出的“重写理论”赋予翻译以文化操控功能。本文在界定“重写”概念的基础上,比较翻译与其他重写形式的显性特征与意识形态调适机制,指出翻译并非始终是最显性的重写方式,其操控性与影响力受多重因素制约。通过实例分析,本文进一步深入分析翻译是否为作家形象建构中最具决定性的手段,强调应在更广阔的重写系统中重新评估翻译的文化功能。

**[关键词]** 翻译重写; 勒菲弗尔; 意识形态; 文化操控; 作家形象建构

**中图分类号:** H159 **文献标识码:** A

### Rethinking Translation's Role as Rewriting: A Critical Approach Based on Lefevere's Theory

Yixin Chen

Xianda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Humanitie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cultural turn,” Lefevere’s theory of rewriting redefines translation as a form of cultural manipulation. Drawing on this concept, this paper compares translation with other rewriting practices, focusing on their explicit features and ideological adaptations. It further explores whether translation is always the most visibly recognizable form of rewriting. Through case studies, the paper also underscores the need to reassess the role of translation in constructing authorial images within broader systems of rewriting.

**[Key words]** translation rewriting; Lefevere; ideology; cultural manipulation; authorial image construction

## 引言

20世纪7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经历了“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研究重心从语言转换转向文化传播(Bassnett & Lefevere, 1995)。勒菲弗尔(Lefevere, 1992)在该框架下提出了“重写”(rewriting)理论,将翻译视为“最显著的重写形式”,并强调其在塑造作者及作品形象方面有着关键作用。该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意识形态与诗学操控的新研究视角。然而,随着重写形式的日益多样化,翻译是否仍为“最显著”或“最具影响力”的重写形式需进一步探讨。特别是在目的语语境,作家形象的构建受到诸多因素制约,仅以翻译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就过于简单化。因此本文将围绕两个核心问题展开探讨:(1)翻译是否为最显著的重写形式?(2)翻译是否为塑造作者形象最具影响力的手段?文章将依次对重写的概念依据、翻译与重写的形式差异和关联、影响作者形象塑造的因素,进行具体例证。

### 1 重写的本质特征

“重写”指在保持原作核心内容的前提下,对文本风格、语境或结构进行调整,使其符合特定意识形态或文化语境的行为。勒菲弗尔(Lefevere, 1992/2004: 127)将其定义为“基于原本文创作的任何文本,旨在适应某种意识形态或诗学规范”。这种创作行为涉及删减、改写、重组等多种手段,其复杂程度不亚于原创过程。在文学艺术领域,重写普遍存在,本质上是为满足特定受众期待而对原作进行的文化调适。

勒菲弗尔(1982)强调,所有重写形式都是意识形态与诗学争夺文化话语权的体现。他将翻译、批评、影视改编等纳入重写范畴,认为这些形式不仅参与文学经典建构,更影响着文学发展轨迹(Miloi, 2012)。根据表现形式,重写可分为显性(如翻译)与隐性(如评论、史述)两类(Miloi, 2012)。正如Bassnett和Lefevere(1995)所言,任何重写都“不可避免地承载着特定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念,并调控着文学的社会功能”。

### 2 翻译作为重写的特殊性

勒菲弗尔的理论创新在于将翻译研究从语言层面拓展至文

化维度,与奈达、韦努蒂等学者形成鲜明对比。他认为文学翻译本质上是一种文化重写行为,译者在此过程中必然融入自身的文化立场与价值取向(Lefevere, 1992; Munday, 2012)。

翻译之所以被列为“显著的重写形式”(Lefevere, 1992:9),源于其对意识形态、赞助机制和主流诗学这三重外部因素的依赖性。这些因素不仅决定译本的文化适应性,更直接制约着译者的策略选择(Munday, 2001)。然而,翻译的重写特征并非总是显性的:一方面,译者需要平衡忠实性与文化适应性;另一方面,其改写手段往往比改编、删节等形式更为隐蔽。因此,简单认定翻译是“最显著”的重写形式值得商榷。

基于此,本文将通过分析翻译的重写机制,并与其他重写形式进行系统比较,从而客观评估其在文学系统中的实际地位与影响程度。

## 2.1 翻译是一种重写形式

首先,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对源文进行系统性的分析。事实上,由于作者与目标读者间存在着价值观、需求以及目的上的差异,这种分析必然伴随着对文本的调整。从文化建构的角度上看,翻译作为“文化充盈的核心手段,其译介文本的选择和翻译活动的指导原则及其价值目标均受到特定权利结构的制约”(Ren, 2013)。这决定了译者需要超越字词转换的局限,以宏观的视角来审视整体文本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系统。具体来说就是翻译活动始终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与目标框架下运行,这使其本质上成为重新典型形态;反过来讲,重写也必然内嵌于翻译过程的各个环节。为此勒菲弗尔(Lefevere, 1984:192)提出折射(refraction)这一重写概念:

“所谓折射,是指为了使文本能够被新受众接受而进行重写过程,其中对源文既可能仅做微调,也可能对原作的各个方面作出明显改变。通常的改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原文的语言和其所附带的社会文化语境;二是原作所体现的世界观(广义上的世界观而不仅限于政治立场);三是原作所遵循的诗学原则。”

由此可见在翻译过程中,语言、意识形态以及诗学等多个层面都可能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尽管改写的深度因文本类型和语境而异,翻译仍可被视为一种典型的重写形式。

### 2.1.1 意识形态作为翻译重写的主导因素

在勒菲弗尔的理论框架中,意识形态居于“赞助-诗学-意识形态”三重约束的核心位置。这一概念既包含宏观的社会政治思潮,也涉及译者的个人倾向、机构立场及读者期待,共同形塑着译文的呈现方式。勒菲弗尔(1992:41)强调,翻译实质上是“特定社会历史阶段主流意识形态的镜像”,对无法接触原作的读者而言,译本即成为作品的“现实存在”。这种意识形态操控通过删节、改写、注释等手段实现,在新闻、政治及文学翻译中均有体现。典型案例是希特勒《我的奋斗》在德国长达70年的出版禁令,充分展现了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强力制约。

### 2.1.2 诗学作为另一关键因素

诗学作为另一关键要素,包含文本内部的体裁、风格规范及

文学的社会功能认知(Lefevere, 2016)。这种动态发展的体系直接影响译者的策略选择。以托马斯·格雷《墓园挽歌》(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为例,该作虽冠以挽歌之名,实则融合抒情与哲思的混合诗体,其独特的文类特征对目标语诗学体系构成显著挑战(Wikipedia, 2019)。为了进一步分析其诗学特征与翻译策略之间的关系,以下将提取该诗前四行作为分析样本:

The curfew tolls the knell of parting day,  
The lowing herd wind slowly o'er the lea,  
The plowman homeward plods his weary way,  
And leaves the world to darkness and to me.

——Thomas Gray, *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  
其中较为著名的中文翻译是丰华瞻的译本,如下所示:

晚钟殷殷响,夕阳已西沉,  
群牛呼叫归,迂回走草径,  
农人荷锄犁,倦倦回家门,  
惟我立旷野,独自对黄昏。

——丰华瞻译(1997:5)

两相比较,我们发现“curfew”被译者译为“晚钟”,淡化了中世纪宗教意象;“荷锄犁”则是译者所加,增强了画面感和中文的韵味。这些都是译者在遵循汉语诗歌传统的原则下,顺应译语文化主流诗学的调整需求。

这说明在翻译诗体作品时,译者并非单纯的进行语言转换,而是在诗学规范与受众期待之间进行文化重构。诗学因素不仅制约译者选择,更通过“重写”过程参与构建目标文化中的文学品味与接受框架。

## 2.2 作为重写形式的翻译

与其他形式的比较。“重写”涵盖翻译、批评、摘要、儿童本改编、漫画化、影视改编等多种形式(Hermans, 2004:127)。勒菲弗尔将翻译视为“最显著的重写形式”,但其显著性究竟如何,关键取决于译者对原作的干预程度。

在展开比较之前,有必要界定“显著性”或“显性程度”的衡量标准。既然重写本质上是对原作的再加工,那么改写的幅度和深度可作为核心评判依据,也就是说干预越强,重写越显著。

此外,每一种重写形式实际上都是服务于意识形态,服务于诗学的。勒菲弗尔(1982)将重写称为是“不同意识形态和诗学争夺文化霸权的工具”。据此,本文将从两个维度对比翻译与其他重写形式:一是其在意识形态操控中的体现方式与深度;二是其对目标文化主导诗学的调适策略。该框架有助于厘清翻译在多种重写方式中的独特作用与局限性。

### 2.2.1 翻译与电影重写的比较

除了文学文本外,重写还大量存在于电影等流行文艺中,具体表现为语言与文化层面的“再创作”。在电影文本中普遍存在文化上的适宜性改造。例如,日本电影《忠犬八公的故事》改编自真实事件,讲述一只狗在主人去世后仍在车站守候九年的故

事。美国版《忠犬八公的故事》在情节和基调上变化很大,弱化了“遭弃”的悲情色彩,突出了陌生人、亲人之间的温情,更加符合西方观众注重亲情、社会温情的主流意识,体现了目的语意识形态对重写文本的深刻改造。

相较而言,翻译的重写程度则更具不确定性。一方面,翻译可能极度压缩原文。如林纾将《大卫·科波菲尔》第一章中一段原文:

“the doctor who ‘was the meekest’, ‘in the modest propitiation of everybody else’, and ‘couldn’t have thrown a word at a dog’”(Dickens, 1996)

译为:

“医生平愧不忤人,亦不叱狗”(Lin, 1981:7)

简简单单11字,删繁就简,既简洁地交代了人物温婉恭顺的性格,也反映出林纾对古典文言风格的偏好,体现其审美与意识形态取向。

另一方面,由于忠实于源文化呈现的翻译目标要求译者避免对译文过度增删,从而降低了翻译显性化的程度。

综合以上因素,翻译对于电影改编而言,是否为“最显著”的重写形式,是由文本自身的文学体制、意识形态语境、赞助体制等因素共同决定的。将翻译认定为“最显著”的重写形式,忽略了翻译的多样性和语境性。

## 2.2.2 翻译与儿童改编本的比较

儿童改编本是最常见的重写形式之一,为了使原故事适应儿童读者的心理与审美需求。勒菲弗尔(1987)认为,这种改写有其自身的准则,最重要的是它的伦理准则。暴力、性、死亡被删减或替代,为儿童所接受。如,《天方夜谭》《小红帽》等都存在此类改动。又如,《格列佛游记》中,格列佛小便灭宫殿大火的行为,让女王非常生气。而儿童版本则改为他用帽子盛水灭火,以避开不当描写,更贴近儿童审美。

相比之下,翻译的重写受限于文本类型和交际功能。在信息类文本中,表达形式可适度调整,但内容忠实性至关重要(Wang, 2017)。因此,与改编所进行的大量删节不同,翻译往往更克制,重写痕迹不明显。

## 3 翻译并非塑造作者形象方面最具影响力的重写形式

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最具影响力的潜在力量”,能够跨越文化边界重塑作者形象(2004:9)。他与Bassnett进一步指出,所有重写都必然体现特定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念(1995),这使翻译成为塑造作家形象的关键手段。

翻译实践中的文化适应现象远比“译者决定论”更为复杂。以《水浒传》英译为例,赛珍珠(Pearl S. Buck)将其译为All Men Are Brothers(2004),正是基于对“江湖义气”这一文化概念在中西语境中接受差异的考量。这种创造性改写既体现了文化适应的必要性,也折射出目标语文化意识形态的深层影响。

译者风格对作者形象塑造具有直接影响。冯唐(2015)译《飞鸟集》采用“挺骚”、“呔”等口语表达,虽增强了文本趣味性,

却偏离了泰戈尔原作的哲思风格。这一案例既展现了译者的主观取向,更凸显了翻译过程中作者形象被重构的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形象的跨文化建构需要综合考量多种重写形式。除翻译外,评论、批评、影视改编等都在不同层面参与这一建构过程。只有将这些形式纳入整体考量,才能呈现更立体真实的文化形象。

## 4 结论

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重写形式,在跨文化传播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其影响力需要辩证看待。经分析,翻译在文本操控、意识形态传递和诗学适应等方面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但其“显著”程度往往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与改编、评论等其他重写形式相比,翻译在形象建构过程中既有其独特性,也存在局限性。这种复杂性提示我们,对翻译在文学系统中的地位评估需要采取更加审慎的态度。未来研究应当在新媒体语境下进一步拓展重写理论的应用范围,深入探讨翻译与其他重写形式的互动关系,以及它们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协同机制,从而更全面地把握文学再构建的内在规律。这种多维度的探索不仅能够丰富现有的翻译理论,也将为跨文化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论启示。

## [参考文献]

- [1] 丰华瞻. 丰华瞻译诗集[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5.
- [2] 泰戈尔. 飞鸟集[M]. 冯唐, 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5.
- [3] Bassnett, S., & Lefevere, A. 1995.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M]. London: Cassell.
- [4] Dickens, C. 1981. David Copperfield (Lin, S., Trans.) [M].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 [5] Dickens, C. 1996. David Copperfield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and Research Publishing House.
- [6] DINCÉL, B. I. 2007. André Lefevere and Translation As a Rewriting Process: The Canonization of Bertolt Brecht in the Anglo-Saxon World [J]. Journal of Theater Criticism and Dramaturgy, 11: 142-158.
- [7] Hermans, T. 2014. Translation in Systems: 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s Explained [M]. London: Routledge.
- [8] Lefevere, A. 1982. Mother Courage's Cucumbers: Text, System and Refraction in a Theory of Literature [J]. Modern Language Studies, 12(4): 3-20.
- [9] Lefevere, A. 1984. Translations and Other Ways in Which One Literature Refracts Another [J]. Symposium: A Quarterly Journal in Modern Literatures, 38(2): 127-142.
- [10] Lefevere, A. 1987. "Beyond Interpretation" or the Business of (Re)Writing [J].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24(1): 17-39.
- [11] Lefevere, A. 1992.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the Literary Fame [M]. London: Routledge.

[12]Lefevere,A.2004.Translations and Other Ways in Which One Literature Refracts Another[J].Symposium: A Quarterly Journal in Modern Literatures,38(2):127-142.

[13]Lefevere,A.2016.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the Literary Fame[M].London:Routledge.

[14]Miloi,I.2012.The ideologies of rewriting[J].Studia UBB Philologia,57(2):163-170.

[15]Munday,J.2012.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3rd ed.)[M].Abingdon: Routledge.

[16]Ren,S.P.2013.Translation as Rewriting[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3(18):55-59.

[17]Shi Nai'an. All Men Are Brothers[M].Translated by Pearl S.Buck.New York: Moyer Bell,2004.

[18]Wang,Z.2017.Introduction of Functionalism and Func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C]//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185:623-627.

[19]Zheng Jiani.A Translation Comparison of Stray Birds Between Zheng Zhenduo' s Version and Feng Tang' s Ver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nipulation Theory[D].Singapor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2017.

#### 作者简介:

陈昕昕(1995--),女,汉族,上海人,硕士,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助教,研究方向包括翻译与口译、大学英语教学、语料库语言学、网站本地化等。